



赛福鼎回忆录

赛福鼎 著

赛福鼎回忆录

赛福鼎·艾则孜 著

译者 郭丽娟
王庆江
艾克拜尔·吾拉木

华夏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赛 福 鼎 回 忆 录

赛福鼎·艾则孜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396千字 插页10

1993年3月北京第1版 199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053-664-5/K·055

定价: 14.50 元

目 录

上 篇

地牢中的磨难

第一部 童年时代.....	3
第一章 第一步——上学.....	3
第二章 “衬衫事件”	11
第三章 学校生活	19
第四章 曼苏尔·伊达耶提	22
第五章 小先生	26
第二部 辛亥革命与新疆	40
第一章 辛亥革命震撼四乡	40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新疆的武装暴动	42
1. 伊犁革命	43
2. “哥老会”运动	48
3. 铁木耳·海力帕暴动	50
第三章 杨增新统治下的新疆	63
第三部 在黑暗的地牢中彷徨	73

2239/3702

第一章	二十年代的新疆	73
第二章	革新主义在新疆	74
第三章	苏联十月革命对新疆的影响	78
第四章	重重压迫与巴依之间的纷争	82
第五章	苦难中孕育着的动荡	86
第四部	大动荡	91
第一章	哈密暴动	92
第二章	喀什暴动	112
第三章	攻打喀什	123
第四章	三方混战	130
第五章	内部冲突与外来干涉	137
第六章	三次战斗	140
	1. 依米提萨依之战	140
	2. 包围疏勒之战	145
	3. 死里逃生	149
第七章	和田暴动	151
第八章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54
第九章	和加尼牙孜和盛世才的联盟	161
第十章	马仲英在南疆	168
第十一章	对三十年代群众暴动的看法	174
第五部	血泊中的求索	181
第一章	盛世才执政	182
第二章	“狼种猪”	188
第三章	撕破伪装投入蒋介石怀抱	199
第四章	阿图什的新兴教育事业	205
第五章	留学苏联	221
第六章	塔城六年	251

下 篇

天 山 的 红 日

第一部 三区革命前夕的局势.....	283
第一章 在水深火热中呻吟的新疆.....	283
第二章 吴忠信入主新疆.....	287
第三章 对于三区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	292
第二部 尼勒克暴动和三区革命政权的建立.....	298
第一章 尼勒克暴动.....	298
第二章 攻占伊宁和临时政府的成立.....	303
第三章 伊犁解放.....	311
第四章 组建民族军和改组政府.....	317
第三部 三区解放和逼近乌鲁木齐.....	324
第一章 解放三区.....	324
第二章 青年组织和人民革命党.....	330
第三章 进军南疆.....	337
第四章 塔什库尔干革命.....	345
1. 准备阶段	346
2. 暴动开始	348
3. 胜利之后	348
4. 革命的继续	350
5. 和谈开始	352
6. 三次战斗	353
7. 整顿部队	356
8. 伊斯哈克拜克将军的到来	356
9. 执行和约	357

10. 疯狂报复	359
11. 总结与思考	361
第四部 联合政府和针锋相对的斗争	362
第一章 和平条款的签订与联合政府的成立	362
第二章 针锋相对的斗争	371
第三章 乌鲁木齐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	374
第四章 南京之行	380
第五章 与泛土耳其主义者的斗争	385
第五部 新的斗争浪潮	391
第一章 喀什的民主选举与革命高潮	391
第二章 和田、莎车之行	398
第六部 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行为与和平条款的撕毁	413
第一章 各种挑衅与“2.25”流血事件	413
第二章 反对国民党阴谋诡计的斗争	429
第七部 解放前夕的斗争	438
第一章 总的形势	438
1. 全国的形势	438
2. 全疆的形势	439
3. 吐鲁番暴动	439
4. 三区的形势	442
第二章 新的任务	444
1. 军事工作	444
2. 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	447
第三章 民族工作	450
第八部 三区革命的历史意义	456
第一章 三区革命的爆发与胜利的主要因素	456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怀着三区革命	459

第三章 三区革命的主要成就与贡献	464
1. 彻底解放了三区	465
2. 推动了全省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浪潮	466
3. 军事工作方面的重大成就	466
4. 脚踏实地地抓经济工作	468
5. 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470
6. 政治思想工作有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471
第四章 三区革命的性质	472
第九部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476
第一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476
第二章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482
第三章 北京之行	500
第四章 盛大的庆典	515

上 篇

地牢中的磨难

第一部

童年时代

第一章 第一步——上学

人的一生要迈出多少步，谁也数不清，可这些步子中有些却令人终生难忘。如果说脱离父母怀抱蹒跚迈出的第一步是极为重要的一步，那么长大之后进学校读书则应算是人生里程中更有意义、更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步了。

我入学时只有六七岁光景。上学前，家人常常拍着我的头说：“快了，孩子，你要上学了！”于是，我便开始留心比我大的那些已经上学的孩子们的情形。我发现，有些孩子放学回家时高高兴兴，有些孩子放学回家时却神情沮丧，甚至哭哭啼啼。听说这些神情沮丧的孩子是在学校挨过揍、受过罚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满怀喜悦地等待着入学那一神圣时刻的到来，丝毫没考虑到什么“挨揍”、“体罚”之类的“厄运”会降临到我头上。

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缝好了小书包。小书包用紫色条纹土布缝制，一边缀有纽襻，另一边钉一颗扣子，可以把书包扣得严严实实。书包两边还缝了一条带穗的蓝色布带做为背带。这个小书包使我激动得难以自持。妈妈缝制的时候，我一直围着她，不时急不

可待地发问：“妈妈，书包什么时候才能缝好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背上它呢？”妈妈总是慈祥地笑着回答我：“孩子，别着急，到上学那一天，你就会背上它了。”

上学的一天终于盼到了。那天妈妈很早就把我叫醒，帮我穿上新衣裤，照看我吃了早点，然后庄重地让我把那个令我激动多日的小书包背在身上，打量了好一会儿，最后满意地点点头，在我额头上亲切地吻了一下说：“你可以去上学了，哥哥送你去。”就这样，我的阿布里孜哥哥牵着我的手，把我送进了学校大门。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上学那天的装束：身穿紫色条纹土布缝制的无领对襟长衫，腰系蓝色腰带，足登稍旧的红色皮靴，头戴小白帽，斜背着那个小书包。这在当时是标准的中等富裕家庭子弟入学的装束。当然，不少学生穿得比我阔绰，可衣衫褴褛、穿皮窝子上学的穷孩子数目更多。

走出家门，我立时被一种又兴奋又恐惧的感觉所笼罩。我愿意上学，不愿落在别的孩子后面，可此时我却想起了那些由于受罚挨打而哭哭啼啼跑回家的孩子们。听说“掌学”老师脾气暴躁，“他会打我吗？爸爸是个有面子的人，或许他会对我手下留情？”正当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之际，一群小学生看到我，把我拉到了他们中间……

我们村名叫瓦克瓦克，坐落在下阿图什的边缘地带。村南有一条河，北面与巴格拉村与硝鲁克村相连，村后由西向东是一溜土山，从这里可以望见阿图什西面的库玛里山，通往卡特亚依拉克的大路穿村而过，路北是碱滩，路南是干燥的戈壁。

学校设在买木提力·卡里老师家的院子里。他家院子在村尽头一条小渠边的磨房前。来到大院门前，我离开孩子们，紧紧抓住哥哥的手。哥哥刚一领我走进大门，买木提力·卡里老师便朝我们走来。我一眼认定这是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这位老师高高的个

子，长长的腿，留着稀疏的短胡须，习惯地皱着眉头，表情冷漠。他的眼皮下垂，双眼流露出冷冰冰的目光，使我一见便浑身战栗不止。他没有注意我的神情，迈着稳健的步子缓缓向我们走来。我不知所措，真想掉头逃走，可我怕孩子们笑我不中用，怕哥哥责骂，终于没逃。老师走近我们时微笑了。可不知为何，我觉得他的笑容比他的皱眉还可怕。

“喂，阿布里孜，你把赛福鼎送来了？”老师笑着与哥哥打招呼，然后微笑着拉过我的手向我说道：“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不好好念书，我可不会客气。”他的声音听来还算温和，我却感到厌恶。我试图挣脱他的大手掌，但他不放手。看看老师，看看哥哥，我差点哭出来，哥哥觉察到我的紧张，劝我说：

“好好念书。买木提力·卡里老师是个好人，我小时候也在这里念过书。”

就这样，我迈进了学校的大门，从学校开始了步入社会的第一步。

每当想起入学和念书的情景，我总有种异样而好笑的感觉。我十分怀念我刚刚入学时的那段学习生活。与现在的学校相比，我的这个学校简直太不起眼了，然而就是这所又小又简陋的学校把我引上了求知之路，为我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为此，对这所学校，对严厉的买木提力·卡里木老师，对我迈进学校第一步时的情景，我始终怀有一种神圣而念念不忘的感情。

第一堂课开始了。一个稍大的孩子从一间屋子里跑出来高声喊叫了一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班长），孩子们立即停止喧闹，一窝蜂似地冲进屋里，我跟在孩子们身后走进屋子。这是学校仅有的一间教室，里面什么也没有，孩子们跪坐在墙根下，紧张地盯着屋门，那种神情真好像就要进来一只狼似的。手提小棍的老师进了门，孩子们在班长的带领下，一起从位子上站起来齐声高喊：“萨拉

姆！^①”老师走到前面墙根下低矮的小土炕前，盘腿坐在铺在土炕上面的一块旧毡子上，我们也随着坐了下来。老师瞪着圆鼓鼓的眼睛向四周环视一圈，然后高声说道：“赛福鼎、莫敏，到我这儿来，其他人自己读书！”我和莫敏走到老师面前，并排跪下。我惊恐万状，不敢抬头，莫敏却满不在乎地仰着头，还用胳膊肘顶了我的腰一下。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学生了。”老师盘腿端坐，摆弄着手里的小棍子，“你们绝对不能违反我的规矩。现在你们跟着我念：‘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②

我俩诚惶诚恐，丢三落四地跟着老师念了一遍，老师很不满意，又反复教我们念了几遍，最后吩咐我们：“你们下去念一遍数一次，到明天为止，要念完一千遍！”说完又让我们拿出本子和笔，在本子上给我们写了两个字母，然后叮嘱说：“你们看，这是‘艾力甫’这是‘拜’^③你们必须念熟，明天我提问你们。”我俩回到位子上，我颤抖地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开始和同学们一起反复诵读“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过了一会，老师又把另两个学生叫到小土炕前跪下，老师向他们问了句什么，可能他们没有回答出来，老师生气地大声呵斥，把他们的头用力向下按，接着伸出右脚，踏在他们头上，用手中的小棍子抽打他们的屁股。两个学生哭叫求饶，过了好一会儿，老师才放过他们。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怕极了，我害怕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同样挨打。比我大些的孩子告诉我：“书念不好你会挨打，要是你念得好，你的同伴念不好，你也会与同伴一起挨打。”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一打听才知道，这是

① 萨拉姆——维吾尔语，“您好”之意，这里为“老师好”。

② 伊斯兰教徒箴言，意为“奉仁慈的万能的真主之名”。

③ 维吾尔文的头两个字母“A”与“B”的发音音译。

老师想的一个办法，把两个学生编成一组，授相同的课，第二天同时检查，有一个人成绩不好，二人便一起受罚，像我刚才看到的那样。听了这番介绍，我更加胆战心惊了。

就这样，老师依次把一对对学生叫到土炕前跪下，检查旧课，传授新课。有的学生回答得好，老师很快就教授新课，有的学生回答不出便受到同样的责罚。全部学生都检查完，教授完新课之后，老师向着全体同学大吼一声：“自己读！”自己便翻开一本封面破损的旧书读起来。学生们背靠墙壁，半闭眼睛，晃动着身体，可着嗓门高声诵读，声音之大仿佛要把屋顶掀起来。学生们反复诵读老师教授的功课，我和莫敏二人大声诵读“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

过了一会儿，学生们渐渐安静下来，原来有个学生要出去方便。那个学生走到门边被老师叫住，老师令他趴下，脱掉裤子，用棍子抽打他的屁股。那个学生痛得来回翻滚，不停地哭喊求饶。打完之后老师喝令他起来。挨打的学生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揉着泪汪汪的眼睛站立起来。老师冲着他怒冲冲地责问道：

“你是不是忘了规矩？”

“是的，老师。”

“下次还忘不忘规矩了？”

“再不忘了，老师。”

“记住，要出去必须先喊‘艾代卜’！”^①

那个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带着哭声说了一声：“艾代卜，老师。”老师说：“去吧！”他才捂着被棍子抽疼的屁股匆匆朝门外走去。我不明白这又是怎么回事，别的孩子告诉我，这是老师立下的规矩，学生们谁要上厕所，必须先到老师那里请求准许，说一声“艾代卜，老师”，老师同意后方可出去。谁不喊“艾代卜”就出去必

① 艾代卜——维吾尔语“规矩”，“礼貌”的音译，请求允许出去之意。

得受罚。目睹这一幕幕惩罚学生的场面，我吓得浑身又哆嗦起来。

我生平所上的第一堂课结束了，老师走出教室，孩子们像获得自由的小鸟一样，一下冲出小屋，飞出大门，跑到渠边。大家拿出家里带来的馍，蘸着渠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刚才那一顿顿可怕的棍打似乎一下被抛在了脑后。孩子们麻雀似地嘁嘁喳喳，嬉戏喧闹，在渠边摔跤打滚，尽情玩耍。只玩了一小会儿，便又该上课了。我们走进教室上第二节课，这节课老师没有来，由班长代行老师职责，带领大家复习。孩子们不时地打闹，戏耍，把班长急哭了，因为他若管不好我们要受罚，这也是规矩。他一哭，我们就老实了。后来班长出去一会儿，再进来后宣布放学。孩子们欢呼雀跃，一窝蜂似地往外跑，互相碰撞，接二连三有人被撞倒。冲出校门，孩子们甚至朝后望都不望一眼而飞也似地径直朝各自家中狂奔而去。

我就这样在求知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回到家中，学校中发生的事情一幕幕闪现于脑际，挨打受罚学生的哭声在耳边回响，竟动摇了我继续上学的愿望。可转念一想，学还得上，挨打的事哪个学校都有，躲是躲不开的，除非哪个学校都不去，但是不上学，不求知，那不注定一辈子要愚昧无知吗？再一想，这一天毕竟学到了一些知识，“比思米拉嘿热赫玛尼热伊木”是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还学会了字母“A,B”。无论如何，这一天没有白过，虽然老师严厉可怕，但学校生活对我来说仍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学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早晨照例要由老师检查旧课，讲授新课，每天要眼睛半闭摇头晃脑地背书，然后在渠边戏耍。老师几乎每天要惩罚一两个学生。最重的惩罚要算是打手心或脚掌心了。

有一天，有一对年龄稍大的“同课生”（即二人一组两个学生）脚掌被打得流了血。他们的脚被抬放在一块木板上，由两个学生从两面抬木板，被打者仰面躺在地上，不停哭叫求饶。抬木板的

两个学生，一个忍不住地流泪，努力不哭出声来，另一个则把脸别转过去，紧咬下唇，眉头紧皱，默不作声。被打的孩子因何挨打，我记不清了，大概最多是逃学一两天，或者和别人打了架，再不就是打了人家的狗。那么小的孩子，会做出什么大不了的错事呢？而这样的惩罚确实可怕，甚至可以说残酷。那些对其它惩罚无所畏惧的学生都十分惧怕这种惩罚。我担心有朝一日我的脚也会被架到板子上。幸运的是直到离开这所学校我也没有受到过这种惩罚。不知是因为老师认为我没犯什么大错，还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对我手下留情。可其他的惩罚我未能幸免，如被老师踩着脑袋打屁股，罚站墙角，打手心等等，有过好几回。

每周星期四是最令我们担惊受怕的日子。按照惯例这一天是给老师送礼的日子。带来礼物的学生平安无事，没带礼物来校的学生可就要遇到麻烦了。每星期四早晨，学生们走进教室后先要像往常一样列队向老师问好，然后走到小土炕前，把家里带来的饅放在一块餐布上，钱放在旁边的盘子里。老师此时会看看学生，看看餐布和盘子，有时脸上绽出微笑，有时则露出怒容。学生们家境不一。家境不好、吃不起白面饅的只能带杂面饅，没有整饅的只好带半块，但无论如何，是没有不带饅来的。至于钱就不同了，能带钱来的不多，没钱带的不少。带钱来的学生一般带六个钱，顶多超不过八个钱（当时流通的铜钱，一枚铜钱算两个钱，这样的算法大概是当时的政府搞的什么鬼把戏。据说在和田不少人因不愿把一枚铜钱说成两个钱而丢了命）。带钱来的孩子把钱放在盘子里，没带钱的孩子垂头丧气，连“萨拉姆”也说不出，由于羞愧，他们可怜地躲避着老师责难的目光。胆子稍大一些的孩子会喃喃地告诉老师“因父亲不在家，没有钱”或“母亲答应明天给钱”，以搪塞过关。此时老师不打人，但他那恼怒的目光比打人还令人生畏，他粗暴地命令那些孩子坐到位子上去。事情并不会就此完结，什么都没带来的学生